

外国
名诗
三百首

辜正坤 主编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名诗三百首/辜正坤主编.-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8

ISBN 7-200-03570-X

I . 外… II . 辜… III . 诗歌-世界-选集 IV . I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4179 号

书名:300 Masterpieces in World Poetry

编者:Editor-in-Chief Gu Chengkun

出版社:Peking Publishing House,1999

外国名诗三百首

WAIGUO MINGSHI SANBAISHOU

辜正坤 主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4.875 印张 598 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200-03570-X

I · 546 定价:32.00 元

前　　言

辜正坤

世界据说不久就要毁灭，尽管这听起来像是开玩笑，或者十有八九是谣传，但我们确实知道人类世界的许多事物都是在玩笑中毁灭的；而每一个玩笑就跟这类传说一样充满了诗意。没有多少人会对此感到特别的惊奇和恐惧，因为既然知道全世界的人都会遭遇到同一个命运，便似乎没有必要去关心那个命运。人们最关心的是个体的生存和死亡。例如李尔王的死或林黛玉的死，就总会引诱出人们的一掬同情之泪；但当听到整团整旅整军的人丧生时，人们倒常常感到快慰，甚至愿意那个数字后面再圈上一个零。也许是现代人多少学会了用超然的眼光看待事物：一切产生的东西，或迟或早，毕竟都会消失，连同人类，连同宇宙。

但是，难道人类就没有一种武器或方法可以阻止这种进程，化必然成偶然吗？

我想是有的。

这就是诗。世界各国的诗。

诚然，诗未必是惟一的一种武器，但或许是最有效最实惠的一种。诗的神圣性、诗的真理性曾是无数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关于诗歌的神圣性，罗杰斯曾说过：“诗歌是上帝的语言。”

(塞·罗杰斯:《意大利》)菲·贝利则认为:“诗歌本身就是上帝。”(菲·贝利:《浮士德·诗》第5行)勃朗宁则更进一步认定:“上帝本人就是最好的诗人。”(伊芭·勃朗宁《基督教以前的死寂世界》)卢卡努斯曾赞美道:“诗人的工作是那样伟大而神圣!他们从消亡中夺回一切,使固有的一死得到永生。”(卢卡努斯:《内战记》第九卷第980行)英国科学唯物主义的始祖培根则惊叹:“诗歌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因为它能振奋起人的精神。”(培根:《学识的增长》第二卷)考利则深信:“诗人的才智能战胜死亡。”(考利:《诗赞》第1首第13行)莎士比亚也曾咏叹:“王公大族的云石丰碑或镀金牌坊/终将朽败,惟强劲的诗章万寿无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第55首第1—2行)奥维德宣传:“诗歌能躲避死神的伤害。”(奥维德《爱情诗》第二卷第9首第29行)。爱默生断定“诗歌是一种信仰……是人类的慰藉所在。”(爱默生《文学与社会目的·诗与想象》)雪莱则满怀热情地高呼“诗歌是最美好、最幸福的灵魂对最幸福最美妙的时刻的记载”。(雪莱:《诗之辩护》)既然诗歌具有如此的伟力,居然能等同于上帝,自然能挽救行将毁灭的世界,因为世界不就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么?抛开这种关于诗的神话,关于诗的真理性也曾是个热门的话题。

约瑟夫·鲁说过:“诗歌是身着最漂亮的衣服的真理。”(约瑟夫·鲁《一位教区牧师的沉思》第1部第76篇)雪莱认为:“诗歌是用永恒的真理表现出来的生活写照。”(雪莱《诗之辩护》)卡莱尔把诗歌称为“有音乐的思想”(托·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诗人英雄》)。梭洛断定:“诗歌包含着全部真理,而哲学只不过是真理的一颗种子。”(梭洛:《日记》1852年6月26日)菲·贝利认为“诗人都是些热爱、探索和传播伟大真理的人。”(菲·贝利《浮士德·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诺瓦列斯认为:“真正的诗人是无所不知的,他本身就是整个世界的缩影。”(诺瓦利斯《残篇》)布

莱恩特也说：“所有伟大的诗人都曾是知识渊博的人。”（布莱恩特：《关于诗的讲演集·诗与时间和地点的关系》）柯勒律治断言：“不能成为知识渊博的哲学家，也就不能成为伟大的诗人。”（塞·泰·柯勒律治：《传记文学》第15章）

所有这一切关于诗的神圣性和真理性的议论在当代读者耳中也许已成了过时的回响，诗歌似乎已被西方一些自标为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艺术家们撕得粉碎。而正是在这种时候，重新估价诗对人类的实际效用可谓适得其时。

诗把人类和自然界区别开来，又把二者结合在一起。从人的角度说，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世界之所以有意义，并不在于它是现实的、或物质的，而主要在于它在人眼中是诗化的。诗只属于人。

要明瞭这个简单的道理，不必求助于所谓深奥的哲学，人只要学会毫无顾忌地颠倒常规定义，就往往能发现崭新的真理。

譬如关于人的定义吧。人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已经习惯了说思维是人的本质特征。但是科学不是已经发现人以外的动物也能够思维吗？也许人的思维要复杂一些，但也无非是一百步与五十步之类差别而已。

说语言是人的本质特征也是欠妥的。因为科学同样发现人以外的动物（甚至植物）也有自己的语言（无论多么简单）。

说制造工具是人的本质特征照样是不当的。因为同一个科学发现人以外的动物也能制造工具（无论多么粗糙）。何况现代社会中最能制造工具的，不是人本身，而是机器，即工具本身。（你可能会小声抗议：“是人造出了机器呀！”是的，然而机器不也在造人吗？试管婴儿早已产生。智能机器人也在不断更新，直至最终可以取代人类。）

那么，人的本身特征究竟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人有诗心。

人的诗心诗化了外部世界。一切都可以变得美好起来。风雷雨电，花鸟草虫，天地山川，洪荒万古，都可以凭借人的诗心异化为美妙的诗章。动物漠然地踏碎草丛间新开的蓓蕾，毫无感触地离开去；人却可以捧起带伤的花瓣，倾吐内心的寄托，零落下热泪千行。月儿的圆缺至多可以使某些动物联想到时令的轮回，然而人所因之感触到的，却可以是柔肠寸断的乡思离绪，或变幻莫测的祸福悲欢。

人是诗人，人也同时就是一首诗。

所以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将得到如下答案：

人是一种诗化动物。

但是人并非一开始就是诗或诗人。这里有亿万年的进化过程——或者说是退化过程：人的某些感知系统和思维器官进化了，但肢体骨骼或其特异功能却相应退化。这种进化——退化的双向过程就是人的诗化过程。

人的诗心的最初表现，可以从两件事物上看出端倪，这就是裤子和谎言。

人从知道穿裤子的那一天起开始萌发出诗心。人从开始说漂亮谎话的那一时刻起，开始变成了诗人。难怪亚里斯多德认定把谎话说圆的技巧是诗人的天职（亚里斯多德：《诗学》）；也难怪小普林尼说：“虚构是诗人的特权。”（小普林尼：《书信录》第六卷第21封）而罗马的蒲林尼二世干脆宣布“诗有说谎的特权”。

谎言是音律化了的诗；裤子是视觉化了的诗。二者都是要遮盖起真实。不管这对人类是好是坏，总而言之，人从此经由动物界分化出来，人的诗心成了人性中最可宝贵的一部分。只要诗心存在，人就是人，否则就不是人，而只是动物，或动物性存在；或连动物性存在也够不上，只是一种机器。

机器代表着早期科学。在机器喧嚣的时代，科学正在拼命试图证明，人归根结底本来是一种机器，只不过是更精密一点而已。科学最终要扫荡的势必是人本身的那一点点人性。因为人性与人的诗心同在，干扰了机器的正常运行。不可否认，科学曾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科学像一柄双刃剑一样，既伤害敌手，也可以伤害同人。环顾四周，我们看到现代文明一方面给我们带来过巨大利益，另一方面又无情地吞噬着传统世界中美好的东西。像老子、卢梭、爱默生、梭罗一样主张人类返归于朴，回到自然可能是不现实的想法，但是面对文明进展的急促跫音，设法延缓时代的步伐，降低生活的频率，或许于未来的人类不无裨益。在这一点上，诗歌当是最有力的调剂工具，这是没有疑义的。

机器时代的来临标志着人性进化——退化双向过程达到了终点，并接着遵循物极必反的原则，逐渐反向进行。

20世纪的人类世界就处在这一个人性的极性逆转过程(反诗化过程)的过渡交点上。接踪而来的，必然是人类诗心博动力度变弱，人性中的诗化特性渐次让位于更理智的机械化特性。

就连常人都逐渐意识到，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正在衰落(一说已经死亡)；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开始了苟延残喘的挣扎。

对于这一衰落过程的到来，人类先知先觉者早就发出过警告：“随着文明的发展，诗歌几乎势在必衰。”(麦克莱：《随笔集·米特·福特的〈希腊史〉》)但它还是来了，来得和科学发展的进程一样的快。

这就是本文开首说世界将要毁灭这个大预言的实际内涵和象征意义。这或许也真是整个世界(包含人类世界在内)走向毁灭的先兆。

那么，20世纪的人类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来避免这一归

宿或迟缓这一进程呢？

要知道拯救人类的绝不是大炮与旗帜，也不是金钱与原子能，甚至也不是科学与民主。因为人类的毁灭，如果必然到来的话，将不是外部的天灾式的他灭，而只能是起因于人类自身发展的内部的自灭。因此，拯救人类的手段，应侧重内部因素，而不是强调外部条件。

十分清楚，这种内部因素的基础就是人类过去的文化积淀。是它塑造和规范了人性。人性中最光辉夺目的，则是诗性。所以，维护人类过去的文化成就成了保护人类免于机械化的必要手段。或者说，维护人类本身的诗化特性成了拯救人类自身，乃至人类世界的殊死战斗。

手无寸铁的我们，既不是振臂一呼从者云集的英雄豪杰，也不是能扭转乾坤、偷天换日的江湖术士，我们拥有的只是尚未退化的诗心，蒙眼前这些优美诗歌的溉育，而愈露童年时代的峥嵘。这些历代诗人们吟下的珍词绣句，是人类五千年文化积淀的精华。人类如果还眷恋于迄今为止人类自身的人性——诗性结构，那么，从精神上彻底保有这份遗产或许可以阻挡历史的车轮，化必然为偶然。然而这一沉重的使命，远非超人或圣贤所能独立完成，它必需成千万读者的共同参与：只有千百万人保持不泯的诗心才能使诗化了的人类世界继续存在。而这些诗——世界各国的名诗——正是地球人情感得以真正款通的公约数，谁把握住了它，谁就拥有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因此，阅读这些优美诗章并经由它们去阅读更多诗章的人们，正是你们将扛着历史继续前进！请不要嘲笑，说这种努力是无足轻重的。要知道，正如一位诗人所说过的，连世界的毁灭也很可能不是轰然巨响，而只是哧的一声（T·S·艾略特《空心人》）。三百首名诗将是人类拯救自身乃至世界的出发点之一。请以虔诚的心收下它。即使它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威力无穷，它所洞开的王国也至少

能让你个人留连其中从而逃避现实世界可能加给你的伤害。让诗永远在我们心中，那么我们自己就是上帝。人们呵，相信我的话吧。

1993年4月于巴黎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古埃及

亡灵书(节选)

亡灵起身礼赞太阳 (1)

古希伯莱

圣经(节选)

愿我出生的那天受到诅咒 (5)

在巴比伦河边 (8)

古希腊

荷马(Homeros)

世代如落叶 (11)

萨福(Sappho)

致阿那克托里亚 (14)

夜 (15)

断章(105) (16)

阿那克里翁(Anacreon)

眼光顾盼如处女的少年 (18)

西摩尼得斯(Simonides)

悲歌 (19)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战无不胜的爱情呀 (20)

卡利马科斯(Callimachos)

赫拉克利图斯 (22)

古罗马

卡图卢斯(Catullus)

歌 (24)

维吉尔·马洛(Vergilins)

伊尼特(第六卷节选) (26)

贺拉斯(Horatins)

致卢基尼乌斯 (28)

纪念碑 (30)

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

双行体诗 (32)

波斯

鲁达基(Rudaki)

咏暮年(节选) (35)

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

《鲁拜集》诗选(三首) (37)

哈菲兹(Hafiz)

不要问我,我所忍受的痛苦的爱情 (40)

虔诚的道路,你在哪里? (41)

阿根廷

博尔赫斯(Borge)

短歌(二首) (44)

阿拉伯

哲米勒(Jamil)

布赛娜! 你占有了一颗忠贞的心 (46)

努瓦斯(Nuwās)

人生就是酒醉一场又一场 (48)

穆太奈比(al-Mutanabbi)

你若不惜生命去追求荣耀 (50)

埃塞俄比亚

嘎波莱—梅辛(Gabre-Medhin)

归家的游子 (53)

爱尔兰

叶芝(Yeats)

当你老了 (57)

柯尔庄园的野天鹅 (58)

第二次来临 (60)

疯女简和主教谈话 (62)

安哥拉

A·桑托斯(A. Santos)

归来 (64)

澳大利亚

尼尔森(Neilson)

橘树 (66)

斯莱塞(Slessor)

五次钟声 (69)

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

水面(节选) (71)

霍普(Hope)

鸟的殒亡 (73)

坎贝尔(Campbell)

夜播 (76)

莱特(Wright)

女的对男的说 (78)

哈特(Hart)

未来的历史 (80)

奥地利

里尔克(Rilke)

豹 (83)

秋日 (85)

爱之歌 (86)

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al)

生命之歌 (87)

巴赫曼(Bachmann)

拖延的时期 (90)

巴基斯坦

伊克巴尔(Iqbal)

神与人 (93)

巴西

安德拉德(Andrade)

爱 (95)

保加利亚

瓦普察洛夫(Вапчаров)

春天 (98)

奥瓦迪亚(Овадия)

因为我爱你 (100)

彼得罗夫(Петров)

喜信 (102)

比利时

维尔哈伦(Verhaeren)

风车 (104)

秘鲁

桑托斯·乔加诺

荣誉 (107)

塞萨·巴利霍

远方的脚步 (109)

波兰

密茨凯维支(Mickiewicz)

航海者 (111)

写在卡罗林娜·雅尼什的纪念册上 (112)

切斯瓦夫·米沃什

这么少 (114)

朝鲜

崔致远

秋夜雨中 (116)

题伽倻山读书堂 (117)

李齐贤

山中雪夜 (118)

江城子·七夕冒雨到九店作 (119)

巫山一段云·松都八景(选二) (119)

丹麦

安徒生(Andersen)

茅屋 (121)

德国

弗格尔外德(Vogelweide)	
春天的憧憬.....	(123)
沃尔肯施泰因(Wolkonstein)	
我的心在极度快乐中年轻.....	(125)
佚名	
白雪湮没了我的道.....	(127)
赫尔曼(Hermann)	
阳光悄然消逝.....	(128)
雷格纳尔特(Regnart)	
谁要看两口生动的井.....	(130)
克劳第乌斯(Claudins)	
晚歌.....	(132)
歌德(Goethe)	
漫游者的夜歌.....	(135)
魔王.....	(136)
席勒(Schiller)	
理想(1795)(节选).....	(138)
台克拉(1802).....	(142)
荷尔德林(Holderlin)	
许贝利翁的命运之歌.....	(144)
浮生之半.....	(146)
艾兴多夫(Eichendorff)	
月夜.....	(147)
海涅(Heine)	
罗累莱.....	(149)
乘着歌声的翅膀.....	(151)
拉撒路·重逢	(152)
默里克(Mörike)	

在春天.....	(154)
施托姆(Storm)	
十月之歌.....	(156)
尼采(Nietzsche)	
威尼斯.....	(159)
格奥尔格(George)	
我们在锦簇的山毛榉道上.....	(160)
贝恩(Benn)	
只留下两样东西.....	(162)
N·萨克斯(Nelly Sachs)	
逃窜.....	(164)
布莱希特(Brecht)	
溺水的少女.....	(166)
艾希(Eich)	
盘点.....	(168)

俄苏

茹科夫斯基(Жуковский)	
神秘的造访者.....	(171)
普希金(Пушкин)	
十月十九日(节选).....	(174)
焚毁的信(1825).....	(176)
致凯恩.....	(177)
乌云.....	(179)
丘特切夫(Тютчев)	
沉默吧!	(181)
人的泪水,哦,人的泪水.....	(182)
莱蒙托夫(Лермонтов)	
帆.....	(184)

云.....	(185)
费特(Фет)	
忧郁的白桦.....	(187)
这愉快的清晨.....	(188)
悄声细语,羞涩的呼吸	(189)
涅克拉索夫(Некрасов)	
一块未收割的田地.....	(191)
勃洛克(Влок)	
陌生女郎.....	(193)
阿赫玛托娃(Ахматова)	
诀别之歌.....	(197)
“心同心无法锁在一起.....”.....	(198)
短歌.....	(200)
“我披着深色的披巾捏住他的双手”.....	(201)
帕斯捷尔纳克(Пастернак)	
路.....	(203)
风.....	(204)
茨维塔耶娃(Цветаева)	
我在石板上写.....	(206)
青春.....	(208)
马雅可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	
片断.....	(209)
叶赛宁(Есенин)	
“多美的夜啊! 我不能自己.....”.....	(211)
夜.....	(213)
西蒙诺夫(Симонов)	
等着我吧.....	(215)
鲁勃佐夫(Рубцов)	